

命根

张亚宁 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长篇小說

ISBN 978-7-5513-0142-8



9 787551 301428 >

定价：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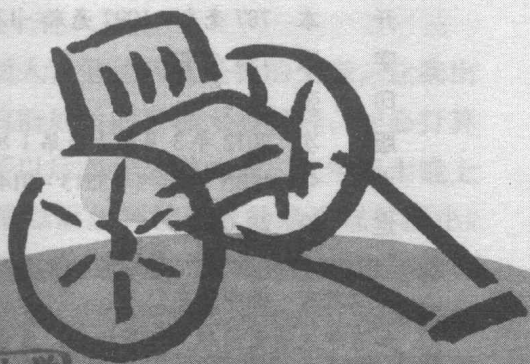


命根

张亚宁 著



11108142



南京工业大学
图书馆藏书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命根 / 张亚宁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1. 12 (2013. 8 第2次)

ISBN 978 - 7 - 5513 - 0142 - 8

I. ①命…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6758 号

命根

作 者 张亚宁

责任编辑 陈 昕

封面设计 张亚宁

版式设计 李鲁刚 张 敏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98 千字

印 张 12.5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2013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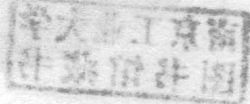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 - 7 - 5513 - 0142 - 8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102211



我本来不去子长城的，知道自己肚子里没识下几个字，连初一都没上完的乡下人去城里谋生是相当地困难。可父亲唠叨了一天又一天，早上晚上，只要有空，他绝对不会停口的，就连往灶火里塞木柴的机会都不放过，什么女子娘家养活十八岁，男娃娃不白吃十年闲饭。母亲一直保持中立态度，当父亲唠叨的时候，她不是默默地做活，就是两只似乎会说话的眼睛看看我然后看看父亲。我问她，她含含糊糊地回答，说完了留下一句去不去看我。也许母亲不想让连锁子都不多去的我去县城找活干，认为简直是老鼠在猫屁股上闻味道——自找屎（死）路。再说我是她唯一的香火继承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能急死人。但她害怕父亲，一辈子都顺从着她的男人，父亲在她面前说的话比皇上下发给平头百姓的圣旨还有命令力。母亲的观点被父亲立刻就推翻了，他说树挪死、人挪活，二十大几的后生待在一月两月见不上一个陌生人的小山村里，连媳妇恐怕也娶不上。连媳妇娶不上这件事，我一点都不害怕，我和心爱的人秘密来往的事，不要说父亲，前后村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还在一块亲过嘴，结婚这事大概十有八九。

父亲整天无休无止地唠叨确实有些烦人，但他毕竟是我的父亲，让我出去闯闯也是为我好。一个腊月我对过年前前后后的事都无心打理，一心打算如何去县城，找一个什么样儿的伴，去了以后找什么样的活，大年三十晚上我都做了一个关于去县城做活的梦。梦醒以后想到村子里的老光棍单黑小。老光棍是单黑小的绰号，村子里他是一个英俊的后生，就是连个哑巴耳聋口吃残疾的婆姨都娶不下，一逛一年，一晃又一年，三十二三的人了还没娶得媳妇，村子里的人不约而同地叫他光棍汉。随着他年龄的增长，村里人叫着

叫着叫成老光棍了。

正月初二晚上九点，单黑小说好和我一块去城里。正月十五晚上跳完火堆，他气冲冲地跑在我面前，我以为发生什么事情了，等他气喘平息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不和我一块去城里了。我怎么劝说都无济于事，他还讲了一大堆理由，什么肚子里没墨水，什么经济不到位，什么城里人难打交道，什么守家道好娶媳妇，听得我塞住耳朵他才自以为是地离开了。特别是守家道好娶媳妇这句话刺激了我，真想反过来回击一句：三十几的人连媳妇都娶不得，守在家里等死容易，等媳妇比登天还难！但想到他连媳妇都没有，年龄又比我大几岁，说了怕伤他的心，何况他本来就是一个脆弱且胆小如鼠的人。俗话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单黑小乖巧得像大门不出小门不迈的“大家闺秀”，村子里有威望的人和他家远近亲戚都给他介绍对象，介绍一个黄一个，介绍一个黄一个，气得他六十五岁的父亲，走到哪里都抬不起头。有人提起单黑小的名字，他父亲立刻灰下脸说：“甭提我的那个下架子儿喽！”

单黑小失约后，思前想后没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正月二十三请了灶君，二十四一早坐班车直奔子长。一路上透过窗户望着公路两旁一排排的杨树和柳树，虽然光秃秃没有叶子，但在我眼里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柳树、杨树、槐树、侧柏都稀稀疏疏长在村子的山山洼洼、沟沟岔岔。杜梨树是我比较喜欢的树种之一，春天开始发绿，接着开出洁白洁白的花儿，秋天挂满了黑黝黝的果子，惹人极了。狂风卷起的黄土呛得我直咳嗽，我没舍得关掉窗户，似乎立刻关掉就少了我看到的自认为是稀世奇宝之物，就连黑色道路都是奇特的。记得第一次去镇子赶集，去了以后发现脚下的路是黑色，感到十分好奇，天底下路还有黑色，总以为全天下与村里一样不是黄土路，就是石子路。一路上没有背井离乡的伤感，反而多的是好奇。却在班车驶进车站，突然感到心口酸酸的，泛出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站在子长汽车站出口处，我想起在城里谋生的汪明亮，他是我们前后村子最早出门打工的人，我上小学四年级那一年他就背着行囊走了。离开村子的时候正赶上放学，我背着书包目送他欢快地离开，在他脸上毫无单枪匹马出门的胆怯，反倒看起来像是去当官，当大官，比我们村子里出了名的高副局长还牛气。一群孩子拉长嗓门喊：春鸟叫春土酥春水哗啦啦，汪明亮背着烂铺烂盖出远门！汪明亮皱着眉头，凶势势地说：一把把你们掰成两半！扔

到黄河里面让鲨鱼把你们碎子们吃了。顺手在地上装着拿石头。孩子们一见他饿虎寻食的样子，飞一般跑了，然后躲起来。至于黄河在哪里，鲨鱼是什么孩子们并不怕，胆怯的是汪明亮手中的石块。汪明亮没走多远，孩子们又齐声大喊：春鸟叫春土酥春水哗啦啦，汪明亮背着烂铺烂盖出远门！

汪明亮一走，村子的人出山、赶集上会、闲聚集在一起，只要有机会就议论汪明亮。汪明亮似乎成了人们的眼中钉，甚至是给村里人丢了脸，让全村人在前后村子人面前抬不起头。本来他在村子上的威望在他那个年龄段人内是排在前面的，出门去独闯的事一传开，他的地位立刻下降了好几倍，在他头上戴上了出门逃生的帽子。有的人甚至笑话汪明亮毫无出息，出去闯荡受别人的吆喝，和讨吃要饭的有什么区别。偶尔有人猜测汪明亮会在城里闯下一片新天地的，但只有少部分的人。

幸好！我路过学校的时候，孩子们正在上课。路过学校的院子时，我一直低着头，生怕门口或者靠近窗户的同学看见后取笑。真是怕的事情怕不下，不怕的事情消云外。学校的老师却把我的路拦住了：“哎呀！汪保柱！到城里谋生去了，还是走亲戚？”

“走——找亲戚帮忙在县城找个活。”我本来撒谎说走亲戚去，可一紧张就说漏了。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

“这么大了，该出去闯闯了。”老师的话音一落，人就进了教室。

“是！是！年轻人出去走一走，开开眼界。”我有些纳闷，教学的老师怎么不嘲笑我离村去闯呢？一路上，我的心情特别激动，没有一点背井离乡的困惑。走了十公里的泥土路，赶到涧峪岔镇上，在售票员的热情招呼下，我上车坐在最后一排。

出了汽车站，我决定去找汪明亮。虽然他离开村子再没见着面，但他毕竟和我同姓。我想他不会忘记家乡，不会忘记家乡人的。如果他的地址找不到，他干的生活我知道。肩膀上挎着一包子行李，走几步便问：“城里蹬三轮的在哪里交换班？”有几个年轻后生瞪了我一眼扬长而去，像与我有着深仇大恨，实在让我搞不懂。我想女人应该都是善良的，我先打量女人的穿着，后开口问路。遇见穿着太暴露的女人我不开口，看着她们的样子就不顺眼。看见穿着本本分分的人，我便殷切地问：“城里蹬三轮的在哪里交换班了？”有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人看了我几眼说：“黄家山。”确切地说，她先是看我的

穿着，然后看我肩膀上沉甸甸的行囊，再看我的脸后才说的话，不算很热情，最起码口气不伤人。

“黄家山怎么走了？”

“你现在的位置是四路口，你朝新桥方向走的话，到了十字街朝左手方向走，过了南桥就到了；你要是朝河东走的话，过了瓦窑堡大桥朝南走，边走边问。”她说话的时候，手在空中指，我看她的手势脑子就有点晕。她瞧见我无奈的样子，又仔细地说了一遍，手势做得比起前一次明显的缓慢，有些地方说得也很详细。我看着她笑，她也笑了一下就转身离开了。她笑的时候脸蛋上的酒窝显而易见，凭那两个酒窝和语速就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大好人。至于她说的黄家山脚蹬三轮车交换班的周围有些什么门市部的名字，我一个也没记下，深深地记了她的一句话：边走边问。

我在四路口朝河东方向走，走在瓦窑堡大桥上，看见一个女人的肚子像是鲤鱼的白肚皮，裤子和上衣之间空了一大块。我在我肚子上比画了一下正好是我系裤带的地方她全部露出来了，我打了个冷战。她和我擦肩路过时，我的行李死死靠在桥上的栏杆上，另一肩膀用力侧着，她碰了我一下，一点儿也不疼，一股香味扑鼻而入，我差点醉了。我准备闭上眼睛，又担心行囊掉下桥，慌忙拉回行囊。过了瓦窑堡大桥我忘记了指路给我的女人指的方向，一条笔直的公路上车辆飞奔着，我的眼光随着一辆又一辆的车辆来回转，转得脖子都困了，才知道我还没去黄家山。

“黄家山怎么走了？”我这次问的是一位老爷子，他的态度温和说的也详细。我想城里好人多着了，没单黑小说的那么可怕。我把走黄家山的方向和大约路程在大脑里记了一遍又一遍，直至滚瓜烂熟。

走到黄家山，不见停一辆黄包三轮车。我问周围的人是怎么回事，一个穿着脏兮兮的男人低声骂我吃屎赶不上热屎。我纳闷这个人骂我。在村子里有人骂，我非得打破沙锅问到底不可。不管骂我的人真的是城里人，还是走在城市马路上的乡村人，在城里人的地盘上我还是没胆量弄明白。我心里非常憎恨他，看了他一眼，却勉强地笑了笑，他带着讽刺和嘲笑的眼光瞥了我一眼。一辆大卡车开到路边停稳后，六七个男子像敏捷的猴子爬到车上，戴着口罩，外穿一件长且破烂的蓝大褂，包括朝我瞪眼睛的男子也开始搬运水泥了。我有点害怕，城里人真的像单黑小说的一样可怕，我犹豫不决。

我看准一个干净的垃圾箱，吹了一口上面的灰尘，干净不干净，算是吹过了，把行囊轻轻地放上去，笑着问开门市的人。他忙着卖货，没看清我的面貌，大声嚷道：“蹬三轮车的交接班时间早过去了。”我赶紧问买东西的人，现在几点了。他前脚踏出门槛的刹那间说：“四点了。”我的头嗡的一响，完了，我从县河桥到黄家山整整走了一个半小时。在车站下车，算好时间能赶得上，在四路口我都问过几点，一路盘算着赶路。自从看见露出肚皮的香味十足的女人我把掐时间赶路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我坐在地上，一点也不在乎出门换上的新衣服。南桥头上走延安客运车上的售票员放开嗓门直喊：延安！延安！走不走延安？昂，延安昂延安。车子开得很慢，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车上没坐几个客人，汽车周围卖水果和副食的女人围着车转圈圈叫卖。走延安的客运车开走后，我站在公路中间，挡一辆黄包三轮车便问：“师傅，你认识不认识汪明亮？”他们忙着拉客人，甩开我的胳膊摇着头说：“不认识！不认识！”

挡住第二十一辆是一位年过五旬的老人，身体瘦瘦的，一身合体的蓝色中山服，头戴一顶黑色鸭子嘴帽子，三角形脸，眼睛在夜幕下我没看清楚是花眼还是什么眼。他把黄包三轮车停靠在公路边上，一脚蹬着脚踏板，一脚高搁在三轮车架架上，解开手把上的毛巾擦干汗水说：“城里机动三轮和人力三轮车多，上午下午两个班倒，少说也上百人了，认识的太少了。”

我详详细细地描述了汪明亮的相貌，他还是摇头。我无奈地站在他旁边。

“他蹬多少号？”

“和你的一样，是脚蹬黄包三轮。”

“三轮车上都有号，你不相信看看三轮后面，你说出几号，说不准我还能给你找着人。”

我退后三步一看果然写着号，还有监督单位和电话号码，成“弓”形的一行字我也认识，我低声念：树文明新风，做文明市民。他惊讶地问：“你识字？”我谦虚地说：“识得不多，就识几个揣揣字。”

他蹬着车子走了，我背着行囊在街道里瞎转悠，直到天黑。街道两侧的路灯明晃晃的，耀眼夺目，我的影子比我的个子还高，细长细长的。本打算去高副局长单位找他安排住处，街道里的门市部和行人吸引了我的好奇心，他早下班回家了。这时，我只能去住旅馆，宾馆住不起的。汪明亮曾经给我

说过城里有许多“黑猫旅社”价格便宜，房子也适合进城的农村人临时住，于是我开始寻找“黑猫旅社”。起初，我以为旅店的名字叫“黑猫旅社”，打听听了七八家以后，他们给我说了许多住宿的地方，我没听到一家旅店是“黑猫旅社”，也没看见哪家旅店挂着“黑猫旅社”的牌子，大多是什么涧峪岔旅店、红美人旅社、青春年华客栈、一片红住宿、开心招待所等等，直到我问了一位老年人才知道“黑猫旅社”是对所有小旅店小招待所的通称，有一种贬义。

晚上八点多，我决定去河东找家旅店。没来城里之前就听说那里的旅馆多，价钱便宜，四五个人可以挤一个炕。老板热情地把我招呼进登记室，接着帮我把行囊提上二楼，腾腾地上楼梯的同时，甜言蜜语地介绍旅店的环境、地理位置、服务等等，我没有听进去一句。

“一晚上几块钱？”

“你光住吗？”

“还放我的东西，明天早上起来洗脸刷牙得用你们的水——”

“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不说了不说了，不和你说了。”老板有些生气，她埋怨我不懂她的意思，反过来，我又听不懂她的话外之音。

我胆怯地看她，她怕我溜走了少了生意，笑着看我，我重复问住一晚上多少钱。她一本正经地说：“光住人，一人一晚有三元和五元的。五元的一人住一个包间，三元的两个人挤一个包间。”

“我住三元的。”

“年轻人不需要其他的吗？光住吗？”

“不要了。还放我的东西明天早上起来——”

“你这人才是一块榆木疙瘩，没年轻人的一点样子！”

我进了包间才知道她说的包间和我想象的包间相差十万八千里。偌大的平房用竖立的木板分隔开，黑洞洞的屋子里挂一颗十五瓦的灯泡，褥子脏兮兮的，枕巾黑得发亮，还有一股酸溜溜的味道，极其难闻。我倒头躺下，床吱吱直响，左右摇摆。我翻了个身子，包间板墙咚咚地响，像是三合板。故意敲了一下薄薄的木板，隔壁有个女人喊：“敲啥敲了！没住过旅馆！”我一紧张身子一翻，脚跟在三合板上哐当一声，隔壁的女人大喊：“怎么了？怎么了？要流氓！作对啊？故意啊？流氓！”我把被子一拉，被子角又碰在三合板

墙上，声音很低，她还是听见了。

“我不和你计较了，小市民！”

“我是故意的。”本来说不是故意的，怀着道歉的诚心，一紧张便说成了故意的。我的说话招来了一顿臭骂，只好用被子裹紧头硬着头皮装睡，一股酸溜溜的气味呛得我咳嗽了几声，差点吐出来。隔壁的女人哈哈大笑：“报应啊，报应！”我把被子搁至脖颈，仰面朝天。

一会儿，我听见隔壁不知干什么，好像是上嘴唇和下嘴唇互撞，发出的声音和我家老黄猫舔水的声音一样。我想她吃水果还是吃饼干，仔细一听，绝对不是吃饼干，吃饼干发出的声音比较大且脆，她发出的声音低不算，而且还在咽吐沫的同时长出气。我怀疑她生病了。

“怎么样？能行了，动作麻利一些。”隔壁住着一个男人我都没发现，幸亏我没和隔壁的女人对骂，还上一句恐怕不得了了，男的非过来与我拼个死活不可。男的话音刚完，听见他在扯塑料纸还是什么的，反正有丝丝的声响。女人开始呻吟的同时三合板有节奏地啪一声响完，又啪一声。我十分愤怒，老子无意中碰得响一下鬼女人就开口大骂，你们响了几十下老子稳坐泰山。除过三合板响外还有一种声音，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好像是一把手放在另外一把手上面，上下有节奏地轻轻地拍打。

一会儿，女人往床边移动，床吱吱地响，三合板也吱吱地响。床和三合板墙停止响动大约不到十五秒，那人呻吟得更厉害了，男的也开始呻吟，床和三合板同时动荡，我的床也在动荡。恍惚，我明白了女人没生病。

我和阿梅在草丛里做“坏事”，阿梅的裤子脱在膝盖的位置，说啥阿梅也不脱了，完了问她原因，她说要是有人发现，一下穿好就跑了。我说阿梅挺聪明的。阿梅说我好坏。我把裤子也脱至膝盖，双手搂住阿梅的脖颈，她抱住我的腰，肥嫩的大腿紧紧夹住。

“好了就下来，别爬在我身上，肉猪一样压在身上，压死我不成。”听女人的口气，男的一定是一个大胖子。男的说了一句我该擦汗水了，咚的一声跳下床。裤子上的钥匙串沙沙地直响。

一会儿，男的上了床，床吱吱地响了一阵子恢复了平静。我没一点睡意。我憎恨单黑小，要是他和我一同来子长，我肯定不会去住旅馆，肯定不会手淫。他和我在一张床上睡觉，下面难受得要死都不好意思用手抽来抽去。无

论干什么有个伴，他的不来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我想了老半天眼睛有点涩，可我还是想不通他们穿什么小衣服，单黑小睡在我身边，我们两个一定会探讨一宿的。我刚睡熟，一个年轻小伙子进来后吵醒了我。他忙忙碌碌地一进来，瞪了一阵子我，一句话不说，我以为他准备抢劫，赶紧裹紧被子，攥紧拳头。一会儿，他插住门，坐在床沿上。掏出一盒延安牌香烟，他递给我一支烟，自己没有抽。我想不明白他这个小伙子，自己拿着烟，给别人散，自己却不抽。我点着香烟以后，他慢慢地把烟盒里的一张熠熠发光的银白色纸小心翼翼地抽出来，接着从衣兜里拿出一个小包，他利索地将小包里的白色粉末倒在银白色的纸上，然后用打火机在银白色的纸下面轻轻地来回烤着，鼻子吸着纸上面散发出淡淡的隐隐约约的烟雾。我静静地看着，他一本正经地吸着。完了以后，我问他干什么。他说过神仙的生活。我没有明白他的意思，也没有继续追问。在一夜的谈话中，他大量地吸烟，一支接一支，他告诉他的名字，我没有记全，只记住了小周。

包间里黑糊糊的，我醒来了，天大亮了。每天早上我是睡不着的，公鸡一打鸣，我准时准点出山劳动。隔壁的男女不守安宁，似乎比昨天晚上闹得厉害了几倍，女的哇啦哇啦地叫，男的一口气接不上另一口气。我慌忙穿好衣服，提着行囊迅速出了门，噤噤地下了楼梯。

“昨晚住得怎么样？”

“还好，还好。”我边说边往出走，我的个子有些高，忘记了旅馆的门楣是经过装修的，头哐当撞在了门楣上，眼睛里迸着火花，模模糊糊，一刹那啥也看不清楚了。蹲在地上双手抱住头好大一会儿。疼散去了，额头上却多了一个红疙瘩。走了好几步，又情不自禁地回头望了望寄宿了一晚的旅店。说是一晚，真真睡着的时间不足四个小时，一早起来眼睛就开始发酸发困。心里却挺佩服小周的，不管隔壁的两个鬼男女怎么闹，他的鼾声一声接一声。我走的时候，望了一下他，被子紧紧裹着头，被子剩余部分被他夹在两腿之间，像紧紧拥抱着一个女人而黯然睡着，我看了半天扑哧一笑，他睡得如死去一般。

走在大街上我才发觉自己起得太早。街道里的车辆很少，偶尔驶过一辆带来凉飕飕的风。隔距不远的环卫工人弯着腰扫了一扫把又一扫把，灰尘四处飞扬，跟我在山里开垦黄土山洼一样，但扫把和我在乡下使用过的不一样，

我们的扫把是出山顺边砍的野柴草晒干，捆绑在一起，他们的是用装过化肥或饲料的塑料袋子拆成一根一根，然后绑在一根长棍子上，成扁形样。

城市的早晨没多久便热闹了，忙忙碌碌的行人像一头头千姿百态的黄牛，骑着车子，步行，开着小车……一会儿，把整个城市装扮成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街道里沸腾了，街道两边的路灯相继熄灭了，广播却开播了。广播的声音传入我的耳朵，我才专门寻找声音的来源的。街道两侧栽着高高的电线杆，不在顶部，也不在最下面，电线杆的上部挂着一个长方形的喇叭，样子与我们村队部的喇叭绝对不一样，队部的喇叭像盛开的牵牛花，银白色的。我像一个无助的孩子，心里装满委屈以外就是孤独。突然间，兴致勃勃进城的梦想没有了飞翔的翅膀，似乎悄悄地躲藏在茂密的树林里，静静地观望那一束束鲜艳的花朵与一只只歌唱的鸟儿。到了黄家山，一个扫卫生的女人收拾工具，看不清楚她的面孔，她和其他扫卫生的一样，戴着口罩，穿着黄马甲。

“蹬三轮车的几点在这里交接班？”我问她，她不说话，冲着我笑，我以为我的纽扣扣出丑相了，还是衣服上粘着脏东西了，我把行囊挡在前面也朝着她笑。

“不认识我了？我昨天还和你说过话呢！”她解开口罩，我也认得她了。我看着她笑得自然多了。

“现在六点了，你还得多等一会儿。你想蹬黄包三轮车？”

“想蹬。专门来子长蹬三轮的。”

“你可得有熟人，没熟人租不下三轮车。”

“我认识汪明亮。”我把汪明亮的外貌描述得详细的我认为再无法详细了，她肯定地说：“不认识。”

“不可能啊！他蹬了四五年黄包三轮车了。”

“说不准汪明亮认识我，我刚打扫上卫生。”

她走了后，我跑到离南桥很近的一家小吃店花了六角钱买了两个包子。我瞪大眼睛在忙忙碌碌的人群中找汪明亮，不敢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上百辆三轮车在我面前驶过都没找到汪明亮，哭丧着脸坐在地上，低声骂汪明亮钻到毛驴屁股里去了。我拽住一个蹬三轮车的问他认识不认识汪明亮，他肯定地告诉我，他和汪明亮很熟悉，可惜汪明亮生病好几天了，他替汪明亮白天

晚上一直蹬。我握手要感谢他，他折身蹬车走了，回头笑着说：“我揽生意去了！”

看来找高副局长这条路非得走不可，高副局长早些年读书出去了，后来当了一个单位的副局长，我们村里的人把他的名字便丢在一边，礼貌地叫他高副局长。过小节过大年，只要高副局长回村里来，村里的人都过去不是问一些事情，就是送一些土特产。高副局长为人也好，给村子里办了不少事情，他的威望在村里相当的高。我扛着行囊过了南桥一直向新桥方向走。刚过新桥，一个熟悉的背影映入我的眼帘，特像汪明亮。几年不见他，他的丑样子无法改变，我加快步子跑上去拽住他：“明亮！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他转过身面带微笑，吓我一跳，我以为认错人了，汪明亮脸上没有刀疤的，我抓住人的脸上的伤疤像一条毛虫，占据了脸部的大部分面积。我的脸刷地红了，直红到脖颈里，感到热乎乎的烫，顾不得赔礼道歉想溜之大吉。他反倒抓住我的肩膀惊讶地说：“保柱，我就是明亮啊！你什么时间来的子长？”

“啊？！”我大吃一惊。

“你来城里干什么来了？”汪明亮惊讶地问道。

“蹬……三轮。”我嗫嚅道。

“出来赚钱是好事情，还把你吞吞吐吐的。走，跟我走，一会儿我帮你租三轮蹬。”汪明亮爽快地说道。

汪明亮帮我扛着行囊，我给他提一个小塑料袋。他递给我，仔细一看装些药，红色的筒状药物和蓝色的圆颗粒药，取出来看背面，是治疗感冒的药。这个汪明亮，小小的感冒都不出车。懒人的理由真多。到了桥头，他说：“往西边走。”

“这里过去到了哪里？”

“西门坪。”

他说他前几天感冒得要死，输液输不起，只好硬扛死扛，这几天好一些了，跑出来买点感冒药，社区里的黑诊所药比城里街道药铺要贵一些。黑诊所里的生意不好，有钱人都去大医院看病，小卫生院小诊所，人家怕看病风险太大，在大医院里花钱买个放心。黑诊所来来往往看病的都是些收入不高的，医生挣钱挣疯了，不来的拉不得来，来了的跑不了，一把就想赚够一个

月的杂七杂八费用。他说话的声音很低沉，似乎病得真不轻。过来一辆蹬黄包三轮车的车夫和汪明亮打招呼：“病好了没？这几天生意可火热了，你赶快蹬来。”我一看戴鸭嘴帽子的老头子，真想吐口唾沫粘在他发皱的脸蛋上，我明明问过他你认识不认识汪明亮，他坚定地说根本不认识这么一个人，现在又和汪明亮打招呼，明摆着小瞧我欺负我糊弄我。

“哎，他是？”

“我的老乡，保柱。”

“我们在黄家山见过面，你找着你的朋友了没？”

我看着他没说话，脸上带着仇恨勉强地给他笑了笑。他也笑了，但他笑得比我自然。从新桥到汪明亮的家，我一直耿耿于怀鸭子嘴帽。

汪明亮的家里冷锅冷灶，乱七八糟的东西扔了一地，尿盆子里盛了半盆子黄蜡蜡的尿，灶台上一个铁锅里盛了半锅子水，黑溜溜的，有一股酸酸且发霉的味道。炕头的一张废旧报纸上弹了一大堆烟灰和烟头，烟头都抽至烟把子了。被子卷成一个长筒子，可能是汪明亮睡觉直接钻进去，睡好了顺身钻出来。桌子上的破瓷碗里盛了半碗面条，上面一层干得褶皱起皮子。上衣内裤袜子在前炕边堆得跟小山丘似的。汪明亮把我的行囊一把扔在地上，手揩了几把炕栏说：“坐下。”顺手给了我一支香烟，他也点着抽了一支。递我香烟的手沾满出汗以后落上灰尘的“花”，黑黑的一层，指甲缝隙里的尤为突出。

“你老婆了？”

“别提她了，吃两颗药，咱们就走！黄包三轮车快交接班了。”他倒了一杯白开水递给我，自己拿马勺直接咕噜咕噜喝了几口凉水，扑通一下直接把马勺扔进水缸，受伤的马勺孤独地飘来飘去。

“那我们从新桥上不直接就到了？”我疑惑地问道。

“你的行囊往哪儿放了，我不吃药了？别问那么多了，时间不早了。”我朝着他的指闹一看，果然不早了。在黄家山脚下，几十辆黄包三轮车横七竖八地停着，交接三轮的车夫转来转去，固定交接班的一个停下车子另一个蹬着车子就走了。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忙乎。汪明亮把自己的车子推在一边，在人群中打听有没有空车，他一连问了七八个终于问到一辆。他给人家六块价钱，人家直摇头。汪明亮说：“你的三轮老掉链子，润滑油不加，蹬着太费

力气了，非得少钱不可。”车主骄傲地说：“疤子，我不是给你吹牛了，车子不好准能租个贵价钱。”

“给他六块吧！就等于我回了一次老家的车费。”我凑近汪明亮悄悄地说道。

“你不懂，慢慢商量租辆便宜车子，给自己手中多赚几个毛钱，钱多了不扎手的。再说六块能回家吗？给了他们，还不如给我，你还领个人情。”

我哦了一声，看着他忙碌的身影，一会儿，我的目光中失去了他。蹬黄包三轮车的车夫走了一大批，场子里仍然热闹非凡。我蹿进人群商量租车子，他们不着理我，我正奇怪，戴鸭嘴帽子的老头说：“没熟人，谁都不敢给你租三轮，疤子把你丢下去哪儿了？”

“疤子是谁了？”

“和你在一起的啊！就是我在西门坪的环城路上遇见你，帮你扛行囊的人啊！”

我明白了打听不到汪明亮的原因，车夫们不叫汪明亮的真名字，他脸上有伤疤，都叫他疤子。我在人群中失去找三轮车的信心，专找汪明亮。我问他们看见没看见疤子汪明亮，他们笑我说：“疤子就疤子，什么疤子汪明亮。”我也感觉到我称呼汪明亮有点不妥，我直接叫他的真名字，没一个人认识他，喊他疤子又不忍心，好端端的一个人不直呼其名叫绰号一点也不配做老乡，何况汪明亮帮助我找黄包三轮车。车夫们基本走完了，汪明亮才出现，推着一辆崭新的黄包三轮车站在我面前，我高兴得比进城的心情还激动：“终于找到你了！”

我看见汪明亮松了口气，而汪明亮冷笑着说：“我又不是一股烟，说散就散了。上了趟厕所把你着急得，急屁火烧成不了大器。”

“三轮说好了？”我没问多少钱，根本不在乎六块七块，只要有辆车子蹬我已心满意足了。

“说好了，八块钱。你看看多漂亮的车子，多新的车子，保证蹬着舒服。”

“你看好的不会错。”我很信任汪明亮。在子长城里人生地不熟的，有一个朋友帮忙蛮不错了，从内心里十分感谢他。我推车走开时，车主挡住了去路，他不容许我蹬车子，说我是新手费车子，另外怕我路线不熟悉出撞车的事和赚不下钱难完成租费。我呆站着，汪明亮说：“兄弟，怎么了？不相信我